

卷二十五

龍圖公案卷之一

阿彌陀佛講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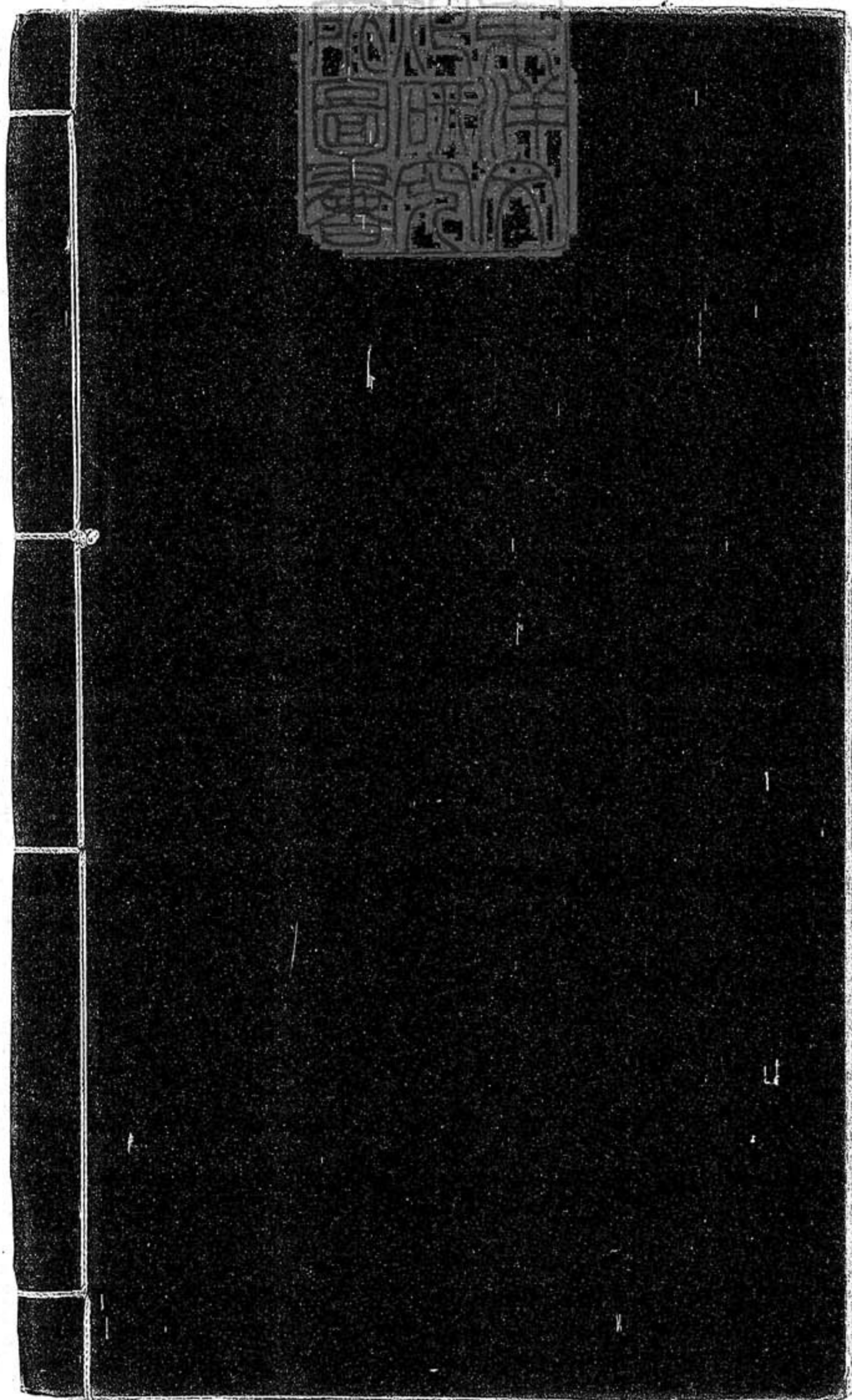
話說德府孝感縣有一秀才姓許名獻忠年方十八生得眉清目秀丰
 神俊雅。門有一屠戶蕭輔漢有一女兒名淑五年十七歲甚有姿色每
 日在樓上綉花其樓近路常見許主行過兩下相看各有相愛的意時日
 積久遂通言笑許生以言就之女即微笑道肯其夜許生以樓梯暗引
 上去与蕭携手蘭房情交意美及至鷄鳴許主欲归暗約夜間又來淑五
 道倚梯恐夜間有人經過看見不便我今備一員木在樓枋上將白
 布一員木半垂樓下汝夜間只將手緊抱白布我在樓上吊扯上
 來豈不美許生喜悅不勝至夜果依計而行如此往來半年鄰舍頗知
 只滿樓上垂下白布到地只道其家晒布未收思偷其布停住木
 樓上垂下白布到地只道其家晒布未收思偷其布停住木



書名 龍圖公案六卷 光緒十八
 年瀕陽成文信記刊本
 撰者 明 闕名 撰
 卷 卷二十五
 內容分類 集-小說-短篇小說
 系書號 雙紅堂-小說-46
 編號 D8621000

彩色首頁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21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46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龍圖公案六卷 光緒十八年瀕陽成文信記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龍

音

公

案

卷廿
六五

連皮四十頁



龍圖公案

第貳拾伍部

茂齋

在心

旅店中茂舒勸友

看八字周易談心

贈俊馬衣冠路費

雙金橋柳宅投親

昨朝話表金茂舒命玉墨治办三牲祭礼與茶散二人叙过年
庚茶散小四歲比比拜過神佛一必焚香紙馬卷空

二位爺同在神前焚香必他二人祝告空中過往的神

要學那當日桃園三結義且莫孝當初龐捐那負義人

兩個人此對拜罢年庚叙閨茶散他與茂舒跪在了塵

他二人結拜一必全歸坐金相公有語用言又罢話云

說道是我你相守有五六日今日里神結拜勝似過親人

自那日店中與你出相会到而今愚兄每日懸望在心

看你那 印堂之吐發黑暗 還算好 有一股黃氣冲天門

將才時 復又將你八字看 有句話 矣弟你須當記在心

依我勸 投親不如訪朋友 你乃是 奉母命特派到來臨

上一年 鄉試之時你十歲^七 算將來 你寸金難買過光陰

豈不聞 梧桐葉落根還在 移苗不 木本的枝稍等來春

你看那 金盆雖破值錢宝 算起來 分量何曾又短半分

俗言道 猛席雖瘦雄心在 古人云 君子憂道都不憂貧

尋母命 不辭千里找娘舅 到莫若 耐守光陰你等來春

並非是 愚兄與 你說這 你的乾造却有分存

賢弟你 春相交一十九歲 應該 羅候星照命不利身

况又是 太歲押運逢官鬼 子得好 白席川宮遇省貴人

你的那 八字造定有壽^有 還須是 苦尽甜來福自來臨

怕的是 秋末冬初交九九 就便是 你穩坐書齋有禍^尋

當下金爺說了這此話自茶散却不在意他說某事在人成事

在天既奉母命至此其肯中途而廢金爺說只是一定之理况

且子平與相法原是活事並且還有積有損你我讀書之人除

淫字並無別項傷德之處 曾言道 他坐懷不乱世間聞

讀書人 誰人不知柳下惠 作歌詞 傳留與後事為戒淫

相當初 狄仁傑會試^歌 寫的是

色乃人間一勝云

幕想止婦蛆鑽体

酒字你却名善飲

拋去人間這四字

子孟大賢是慈母教

你我談心閑叙話

愚兄去將汴京進

幼年之間須當領

愚兄对你說此話

鞦韆安靴俱送你

我淫人婦淫人

殺却好色一片心

似你我財帛二字当作灰塵

當冬那曾子修身顏子居貧

為訓子遇君一定是要擇鄰

我還有几句言詞要对你云

你去到隻金橋里且去投親

這其間方显尊卑長幼分

現有这衣官靴帽與盤費銀

為的是以后好登娘舅的门

這如今

就便是

古人云

當日里

第二日

窮范丹

似這等

矣弟你

世態炎涼四個字

隨便衣冠步行去

移下几句俗言語

名豪富夜夢墜馬

担酒牽羊齊來到

高山上柴却修席交

敬富欺貧人人恨

若不信這些言語

草木人

怕的是

自賢弟

醒來時

與財主

這些人

看起來

怕保有

只敬衣冠是不敬人

愛富之人他必賤貧

且所愚下对你來云

閑談之間告訴鄉鄰

押京送酒都不出門

這說是范丹不尚神

去態炎涼惱殺個人

牢獄之灾有禍來臨

當下二人談談這金相公明知茶散不利又不好明言茶散雖然听得这番言語心中想到星卜相士何以見得真又得是敬

鬼神而遠之又道是福難成禍是禍安不過君子無事不尋事
到了有事莫怕事

這一日

二談心言和語順

到次日

玉墨開付了店飯銀

金相公

告辭他先登途路

自茶散

送至鎮外他回轉身

這相公

回至店中心憂悶

他這里

默默無言缺少精神

他在那

店房之中低頭不語

但兄見

小童玉墨他走進門

稟相公

衣色安馬俱齊備

清相公

出店乘車趁早動身

自茶散

走出店門他奇坐

在途中

曉行宿宿是且莫云

他主僕

路上又走六七日

這一天

雙金橋不遠面前存

且說這雙金橋署祥符縣邢管這村中有一家員外姓柳單名

洪字此人時刻簿成家有此地土專放土債倚仗有錢最喜端
鍋弄扛征租奪地無所不為鄉鄰等送一介外号叫作吞錢獸
前妻張氏在日之時常常的相劝还不堪道行事这人膝下无
兒單有張氏所生一女名喚金蟬小姐住在後花園張氏病故
之後柳洪續娶一介晚婚馮氏這婦人娘家有一哥哥在京師
與葛家為奴故而也有些家私因柳洪貪圖勢力三言五語娶
過馮氏過門一後金蟬小姐代如侍奉親娘一般無二這馮氏
却也看成小姐也不差上下誰知這妇人有一宗好處善能上
和下睦他家下雖无多于人口就便是仆妇了环據與安人道
是一片好心你道為何呢這妇人竟是甜言蜜語邀買人心况

且娘家又有過門后柳洪就派他當這一分家出入經手他又最能憐可時常在休婦了環身上有些賞次一來二去這些人誰不愛小便宜故然與安人全心這員外乃是後門上錫錦兜里手的外人所以外面大小有一點事員外還不能得知呢安人早就罷底細入在耳內雖然上下如此和美他母女暗中不睦因馮氏有心將女兒金蟬與娘家內姪馮其善為妻怎奈金蟬又受自宅之定后因馮其善來此以看姑母為由常與表妹交言小姐並未與他過話后因陳氏乃娘者破行藏回明了員外同小姐代領及了了環移至東院秀戶居住此話俱係代表且說玉墨打听柳宅找至廣梁門說明來立這人進內稟知員外說有一位蘇丹的相公姓白前來投親

柳員外聞听院公回的話他這里心不省忙吃了一驚

他這里半晌還過一口氣耐又罢院公叫回問了一声

說道是門外來的這位客你着他穿的光景可相人形

院公說相公衣冠却華麗有一個白馬騎坐跟着小童

這柳洪說听來人不相窮樣他的那口內无言在耐內云

耳聞他自家日月穹的根却曰何又有馬匹又有小童

叫院公急忙與我往里請他這里迈步番身也往外迎

走至了門大一外抬頭觀看照見了致親的骨肉小外甥

這柳洪緊行几步出門外向前來双関抱住他嗟咽咽

叫一声 我的姣兒疼死我 甚可憐 你母子孤單在家中

自那年 你父不幸身辭世 拋下了 子幼妻單是苦伶仃

舅甥兩 手拉手兒往里走 一直的 竟至內院的客庭中

自公子 從正衣冠行大禮 他這里 雙膝跪倒在地流平

柳員外 急忙向前來拉住 說道是 我兒且自快把身平

扭回頭 仆僕人把茶來看 派人去 請出安太來兒外甥

又命人 收盃盤預備酒宴 客庭中 我與外生早些接風

同茶散 尺開言尋聲毋舅 他這里 說着話兒站起身形

說到是 孩兒後面丟舅甥 求毋舅 引領外生到臥房中

客庭中 舅二人然站起 原來是 馮氏安人走至大庭

且說這同茶散要到卧房中與舅母行礼只見馮氏來至客庭

咲咽咽口乎外生相公一路風霜多有幸苦令堂在家身體安

康你可好成茶散叩頭一必女人說是我家員外中日思念你

母子孤單无奈這道路遙遠終日穹忙實實的無有一時閑暇

之日難為一路之中辛苦勞碌

小玉墨 向前臺臺行過禮 他這里 站起身形子細為神

但只見 人年紀有三旬外 柳員外 滿面胡鬚白似過銀

看起來 夫婦未必是原配 這安人 四鬢刀裁還是美心

只見他 頭上烏云挽高簪 藍緞子 大領履衣穿在了身

雖然是 年紀過了三旬外 他的那 櫻桃口上這点珠唇

他的那 咲容面上多風彩 小金蓮 前去後退的異話云

張口是 外生長來外生短 我玉墨 這安人叫人不敢心

且不言 小童玉墨心中話 只听得 柳員外開言異話云

且說員外命人擺酒安人歸了臥房去了這員外與茶敬用酒

飯一必員外叫一聲外生身子辛苦請至花園有一書齋早早

安息咱生勇明日在叙罢当下同茶敬從舍起身形柳員外就

命人打灯龙員外親身送至花園書房一里僕人送茶生勇說

些閑話員外走至臥房之中好生欢悅

那員外 歸房心内暗思想 他的那 心中思想他咲咽咽

想当初 還我柳洪有眼力 將女兒 許配 貌双全親外生

我自知 他的父 在任上 命短辭了陽世

抛下了 母子們 他耐守田園坐吃山空

那曉得 同茶敬 才高貌美聰明人伶俐

還是我 眼力高 我女兒的造化是無窮

到明年 会上試 同茶敬他是高跳龍門

那時節 双完聚 留我家下就把親事成

我柳洪 有倚靠 他又生兒又是半子

久以後 全平他 進孝道將養老又送終

這柳洪 思了前 又想後他是歡天喜地

在坐上 只听得 照樓之上鼓打正三更

且不言員外胡思亂想單言自公子到書房吃茶一畢貼身形各處一者有又架書閣閣而上面所有的物件相公一槩不懂未知如何下回分解

書房中相公呈家信

柳員外見來書腸作變更

臥房內夫妻定巧計

窓外陳氏乳娘側耳听

且說茶散見書架以上陳設俱不忍視回頭向声玉墨你者這是什麼你可忍得玉墨走來一者咲說道此物相公焉能失思這是骨牌是狀元仇

自茶散

復往又邊牆上着

也有那

一幅桃山有一對聯

桃山上

的畫是回回來進室

自公子

復又台頭觀看對聯

上聯寫

日進千鄉無領室

下連是

時招万里廣才源

右牆上

貼着一張搖錢樹

左牆上

貼着劉海他戲金錢

琴桌上

放着一附駟的鞞

聖人牌

又拴着鞞佩與咬環

硯臺上

橫放兩枝舊竹筆

筆架上

見立着一個小水盤

玉墨說

勇太爺雖然是員外

看起來

一心無二竟是愛錢

閻茶散

扭身坐在橙兒上

命童兒

取過燈燭且看書篇

當下一宿晚景不提閻茶散來到母舅家中竟在花園與玉墨看文章到也淨半堪堪半月有餘過了中秋以至月盡這日員外自外而入甥舅叙此閑話員外猛然問其家下光景相公從謹囊之中取出家信雙手遞與娘舅柳洪接至手中折開一看

上寫着 字奉書啟多拜上 我這裡 拜上仁兄台仰是洪
自那日 到饒州分手相別 到而今 未見尊顏我掛在心
仁兄的 妹丈去世十六載 拋不了 我母子孤單苦伶仃
閨茶散 雖是上年曾鄉試 還須要 他身在學中苦用工
我家下 一貧如洗難度日 最可嘆 以吃無穿甚是苦情
階因是 小妹出于無其奈 因此上 遣你外甥去到東京
自茶散 到你家還須照應 自有那 張氏嫂嫂罷女婿疼
你將他 在留你家罷文章念 望仁兄 要請上一位好先生
到明春 聖上恩科開大比 早些兒 派你外生急去求名
倘若 天倉恰念他身得中 那時節 你我兄妹把彥面增

他將他 留在你家成婚配 我家下 也自更戶改換門庭

小妹的 書不尽言問候 望人兄 且看同胞是一母生

小妹的 一言捻然抄百語 因為是 母子孤單是家下窮

柳員外 者必來信前後話 這不就 發直他一陣昏楞正

當下員外看過來信上 詞里外算來竟有百千又大藥

也不足用此時問道 茶散俱你母親來書你家竟是一貧如洗

你這穿代馬匹使竟從何 而得茶散見問長嘆一聲說 毋舅听

孩兒訴稟 自茶散 未曾用言他長嘆氣

他這里 口尊母舅在上听 自從那 孩兒奉了母親的命

拜別後 路途之中途前程 弟三日 孩兒走至了協成店

誤心中

路過一位舉人公

這個人

他才高志廣詩文妙

我茶敬

見這人高我數曾

我二人

同路住在了一坐店

相守了

在路有五日的工作

他與我

神前結拜為盟兄弟

送我的

白馬冠他途程

小童兒

本是我全意將他遣

為的是

道路之中隨我行

柳員外

所以這此前後的話

他這里

付內着忙吃一烹

想當日

是我柳洪双瞎了眼

決不該

應許姑舅親成

細着他

模樣不是發才的樣

最可惜

我女兒他本是

好比作

一柄鮮花吊入火坑

白茶散

又無才又無貌

細觀他

骨格生成是了窮相

開大比

想會試中高官

我者他

明年想中万万不能

借几件

舊衣服

白馬皂靴與小小書童

他竟是

奉母命

來哄親事才到我家中

細思想

我的妹

心胡塗他諸事也不懂

辜甚名

守甚節

只顧教子却誤了年輕

想當初

丈夫死

他竟自己拿一個主意

稱年幼

往前走

尋着財主人家罷姓更

那時節

兄與妹

門當戶對時常來往往

却因何

在他家

教訓子相成名苦受窮

想當初

投親去

差遣茶散將娘舅來奔

分明是

特意的

傷骨肉不顧兄妹一階



好容易

稱財主

積下了良田有數十頃

我豈肯

廢銀錢

輕田地週濟我的外生

早知道

閨茶敬

還是窮我在不肯重代

明明是

母子們

打定了這主意罢我傾

看起來

他母子

既然無情誰還有了義

且莫若

到臥房

我與安人把巧計來生

退了婚

段了親

偕的心中除却了大病

我豈肯

眼睁睁

罢姣兒活活送入火坑

他這裡

想多會

罢退婚主意才安排定

點身形

出書房

茶敬相送他一声不哼

這員外

出花園

歸臥房他長吁又短嘆

有馮氏

代嘆容

起齒開言他問了一声

且說安人見員外愁眉不展向前問道今日員外為何不樂呢

柳洪說安人有所不知只因當日是我自己瞎眼將金蟬女兒

許與外生自茶散為妻指望他是官員之子必有後成誰知他

竟是空空如也自從茶散前來投親到有半月之多終日我肥

酒大由代如上賓誰知今日他罢他母親一封家信才與我看

上面寫的竟是以衣缺食日間三餐都不能充口還叫我上用

他攻書我雖是有錢的員外也非一朝一夕的工夫一磚一瓦

積壘如山好容易的嗎他的來信之上的言語放然是吃了灯

積壘如山好容易的嗎他的來信之上的言語放然是吃了灯

草灰的一般真乃是望想我說是幫補他罷我的銀錢非是容易若不然又恐女兒隨着受窮我其肯將女兒送入窮人坑中這如今前思后想無主意我才肯到屋房中領教安人怎能姑自家之子離門戶怎能姑我與自家決斷了親來時節我見他不相貧人今日里見他母親來的信才知他竟莫若打退自家尋了富人

誰知他一貧如洗窮到底他來此竟是投親來匡哄人

只因我不肯把女兒配姓自竟莫若打退自家尋了富人

當下馮氏說員外此話差矣當日既許與自家女兒就是自家

之婦為何出乎反乎

馮氏他代咲開言尊員外你听我有几句直言對你云

非是我婦道人家愛多口階因是其中内里有元因

自古道忠臣不肯侍二主節烈女其肯付登及姓的門

這件事據我說來其容易無非是員外你破費几千銀

幫補了女兒女婿也不過按女婿半子之勞又是親外

若依我一定就是這意如不然員外還須是在思忖

且說柳洪听了安人這些言語他心中急燥說安人此話因何

而起我遠想你我夫妻之間我將心中之事對你言講你又有

許多之言潮咲于我我的秉姓原系平庸之賤草木之人以時

為主你若議古禮又是什麼節烈忠義這些散言一槩我不為

是我就是這一個主意了

這夫妻正在房中閑談事，怎知道臥房以外都有人行俗言道：隔牆私語防有耳。被人言為恐，窗外有人來听。有一位小姐乳娘李陳氏，從此過，忽听員外說退婚情。這陳氏听說退婚兩個字，不由人，心下有忙吃了一驚。他在那窓灵以外止住步，他那里仔細留神往內里听。又听得人開言把員外叫，你若是果有此心，你且听明你的那心內果有退婚意，你所我对你細細的訴分明。且說安人說既有此心，妾身也不敢阻撓者，何也？這正是夫唱婦隨，你自今以後不可生色于外，看代他，還是如初。曾許半月。

之工叫他自急退婚，早离此地。他如何不急陞官，叫他金風未動，蟬先覺，暗算無常，死不知。

陳乳娘窗外聞信

綉房中小姐痛心

書房內自馮盤道

對對聯順口胡云

且不言員外與安人商義，下主意，俱各安歇也。暫不言陳氏自歸東院一宿，晚景不提。且說馮氏的內姪馮其善，雖然家中請先生專館，他却也願意讀書。這日未到書房讀書，先至双金橋探望姑母。他進柳宅，先見員外。這柳洪見了這有錢的富戶內姪，他心中歡喜。

柳員外

看見了內姪，他心喜。

向前來，忙罢，狡兔叫几声。

馮公子

走上前來，唱了一啜。

柳員外 用手相挽 呖啞啞 說道是 姪兒今日來的真巧
少時節 全我去到花園中 書房里 住着一位讀書的客
這個人 他是我的親外生 你兩個 各把文才詩句來作
你若是 壓 倒了自生我心 歡喜 柳員外 這句言詞他還未
這不就 喜壞狗子馮相公 說道是 這几日姪兒文章長
隨口兒 順嘴說出異文成 他二人 站起身形就往外走
馮狗子 一直竟奔書院中

且說柳洪同定馮其善來至花園走至書房員外把二位相公
引見一番員外散圍得此人也是讀書之人自公子只得親進
與他連忙站起身形問候比比叙些寒溫員外相公問道令尊康

健其善不懂回頭丑着柳洪柳洪見他不懂連忙說道馮相公

有此耳聾就对馮其善說他問你父親你為何不語呢馮相公
這才回言說我爹道硬即雖上几步年紀他在家中長與乳牛
打架員外問道令尊為何與牛打架呢馮生說呵他與牛打架
把黑的按倒他又吹花的

員外散 听得此言不相話 命玉墨 與馮員外端上茶一盞

這玉墨 口中不住連答應 手端茶 白頭細看這馮相公

原來是 這位相公人出重 他的那 說話声音賽過破中

臉上的 麻子道有銅錢大 他还是 戴耳鷹腮兩眼豆逢

奔菱頭 相襯一張凹面臉 他这里 未曾開言打鼻內哼

兩支手

不是摸臉就挖鼻

兩條腿

未從迈步他往前擁

小玉墨

看畢公子生的俊

他這裡

走上前來把相公稱

且說玉墨向聲相公今日為何不作文詢或作詩句呢員外說

正好馮其善說我在家中善能對對子我與同兄對上一幅對

聯不美哉我可是會對不會初

柳員外 听说这里心欢喜 他這里

面对茶散他便開言

說道是 外甥出一幅上聯

馮相公

你就等候有對下聯

茶散說 尊舍大胆我出丑

我這里

作出上聯你对下聯

云一付 九月重陽佳節至

這對子

却不成文實不堪

馮其善 接過對子他扭臉

對的是

八月中秋月色鮮

小玉墨

接到手中留神看

他說道

馮爺的才學不非凡

據我看 馮大相公文多廣

這對子

分明張七兔十不閑

且說這馮其善又煩同兄出對茶散提筆寫的是讀文習武禮

能如子遊子夏馮口接去又轉身倍咲罵的是接朋友交我敢

比嘎七馬八玉墨接去看完咲容滿面他也寫了一幅對聯是

自負才高你無門馮其善不才說道我有一把扇子煩茶兄替

寫茶散推辭馮其善將團茶散的扇子拿起咲嘻嘻的走去這

且不言

各散與

書房的話

在表那

陳氏乳娘在綉房中

上一日

他在窓外听来的話

皆因是

他未能訴與小姐听

這一日

小姐独自在秀房內

陳乳娘

走向前來訴說分明

叫一声

姐停止你的針線

有一句

要緊的言詞对你明

昨日里

偶從安人的窓外

有几句

怕人的言詞听耳中

今日里

觀此無人說與你

必須是

勞勞的緊計在心中

他夫妻

有意要将婚姻退

者光景

还要謀害那同相公

員外爺

嫌貧愛富把婚

他不從

还怕安人他要行凶

員外爺

耳軟必听安人

那安人

要将你許配馮相公

我特来

你說知这了凶信

任平你

從真不從你在心中

柳金蟬

听必乳娘陳氏

他這里

放然是頂上有雷轟

這小姐

心中着急多一会

只覺得

心如刀撿他一般全

皺眉峰

半晌还过一口气

他把那

養兒的親娘叫几声

这件事

我的親娘不在世

我的父

在不嫌貧愛富的翁

这都是

爹爹耳軟無主意

又有那

不良娘在內裡調弄

我爹娘

未曾这毀親的事

也不想

可以行来不可以行

自古道

忠臣不肯侍二主

節烈女

甘肯竟把那兩姓更

果然是

爹娘無耻行此事

奴只得

一命交天我赴幽冥

這小姐

心中越想悲又痛

他本是

閨中幼女不敢作声

心面里

思前想後時多会

他的那

杏眼秋波是淚盈盈

柳金蟬

哭旬多時止住泪

他這里

連把乳娘叫了几声

說道是

既是乳娘听的

全憑你

这事應該是怎样行

且說這金蟬哭了半日叫声乳娘你與我如同母女可伶我親

娘辞世我金蝉落與繼母之手遭逢這云天理之事乳娘若不
相救還有誰人怜念

陳乳娘 听的小姐這些个話 不由的 短嘆長吁暗悲声

他說是 我竟切齒恨着姚姐 小姐說 只落得含泪想親娘

陳氏說 此時須当掣个主意 小姐說 全憑乳娘作主張

陳氏說 这件是免难死了我 就除非 有些銀兩去把他

这如今 小姐只把老身来靠 除非是 這般如此細商量

当日里 亡夫積銀有几十又 还得上 差人送到書室中

将这此 始末元由对着他講 就叫他 另挪去處看文章

或者是 一處廟宇或是住店 他还須 苦習文章心要强

自古道 十載寒窓無人來問 跳龍門 一斧成名都借光

員外爺 誰人不知他眼皮淺 何況是 枕边又是石賢良

俗言是 妻若是賢良夫禍火 果然是 養順孝子父欢腸

老身的 除此一計却無別計 小姐你 請自斟酌細商量

當下小姐听罢這措道也尽礼當下點頭是說雖然一條妙計就

是破費乳娘的銀兩孩兒心下何忍陳氏說道姑娘不必多心

天下人間方便第一再者男女都是一般諸事逆來順受大事

做小小事化云我想那自茶散明春僥僥得中何怕員外不肯

那時白馬紅英誰人不敬當下小姐提筆在手寫一柬帖送至

花園便自生開者

字奉

閔表兄台視所啓者此間火居之所因家母所差一字恐有內
外之別今差小使特送白銀一封金釵二股以做費用之資
表兄見字急作打算別有他顧與家父言明或店或廟苦苦
用功明春開科會試專望專望別無他議
不知閔茶散如何打算且听下回分解

詩

員外有錢安人福
宣肯攻為外甥書
兄妹本是榮華客
柳氏愚蒙念手足
柳氏家豪兄巨富
就是同胞親手足
當敬外甥真姣客
勢力天良孔聖書



龍圖公案

第貳拾陸部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龍圖公案' and '第貳拾陸部']